

G. D. H. Cole
M. L. Cole 著
樊仲雲譯

漢譯世
界名著

現代歐洲政治經濟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李

(31271)

漢譯世界名著現代歐洲政治經濟一冊

The Intelligent Man's Review

每册定價大洋貳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D. H. Cole
M. I. Cole

譯述者

樊仲雲
王雲五

發行人

上海河南路五
書印及各埠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版權印有究必

序

現今歐洲的事情，如欲加以一番敍述，實在不是易事；因爲今日的世界，變化得太迅速了。著者著述一書，以及校對印刷，公之於世，至少得有相當的期間，往往當其書出版之日，就有的已非事實，或者他的預測——這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竟爲事實證明其不確。所以有人以爲現代「史」是不能著筆的，這應該是報章雜誌的事。但我們覺得現今的知識分子，正需要對於一般大勢的認識，所以關於目前事情的敍述，雖未免有點輕率，然爲了促進國際間的理解，這是算不得什麼的。

再，以後欲加改正，事情也究竟容易一些，雖然這是我們覺得心中抱歉的。然而我們的幸運，在世界卻未必然。本書之編著，正當世界經濟會議以前數月，待會議既開，就有人以爲可以從此爲世界繁榮的新時期及經濟方面國際合作的新制度，奠定基礎。事情倘若真是這樣，那我們自然只有在最後，把本書關於經濟的部分加以改正。但是由事實之所昭示，會議的經過卻使我們不必更改。

一字，我們對於世界經濟情狀之一般的結論，簡直無需加以改易。因為會議並不會促進各國的協力，反之，卻表示了這種聚會的無用。他們各以精密的準備為基礎，其出席會議，原來都有自己明白的目的。並且，會議更使經濟的困難與造成列強各國彼此的隔離的政治的敵意，都明白表示於外。經濟的國家主義，依然如昔，且較前更甚。這是由於美國最近的事實：羅斯福總統 (President Roosevelt) 因其他各國拒絕國際通貨膨脹政策的合作，遂以國內市場為對象，求產業的復興。且由歐洲最近的事實，要想以國際常識的精神來打開這個難局，現在是更沒有希望了。

而由世界經濟會議，更表現無論在經濟及政治方而，支配政治家的感情者，依然為恐懼之念，而非希望之心。如仍為金本位的國家，則恐懼通貨膨脹；如力求預算平衡的國家，則雖對最有益的生產事項，亦恐懼支出之增大；又如在保護貿易主義並經濟的國家主義者，則恐懼外國的輸入；他如雇主恐生活費用的增高；主張限制計劃者恐生產之過剩——凡此恐懼之心，都成為歷次會議演辭的慣用語。因此所謂會議，簡直毫無成就，政治家者只得遄歸己國，以謀解決，然而有許多事仍要他們會合討論以為防止。

只有一個國家——美國，曾為解決恐慌採取實際的計劃。但關於美國的事情，除偶然必須敍及外，實不在本書範圍之內。現在已可明白者，羅斯福總統統統制資本主義的實驗，不管其成功或失敗，似為單獨的嘗試，並無歐洲的助力。金本位的各國，雖然早準備着乘其成功，——倘若他能成功的話——因以為利，卻對之加以阻害。英國處歐洲與美國之間，以坐觀成敗，在一面表示其提高世界物價的願望，而在他一面，則主張「國民經濟」的政策，把一切足以造成良好結果的行動，都推之他人。當本書執筆時，因了美國的事情，在物價，甚至失業問題上，都已有一些真實的改進。但此現象，因為是以預測美國的行事為根據，而不是將美國通貨膨脹政策擋過一旁，其經濟情形的真實變化究竟如何為論點，所以是不十分可恃。不過無論如何，由美國的情形是已有這種希望了。羅斯福總統現正竭力以求增加工資，似已知道若工資不有相當的增加，則單是信用的擴張，必將因機而造成新的恐慌。

真的，若把歐洲單獨來看，那末自本書執筆時起，歐洲情形是更為危急了。因為正當本書執筆中間，德國有國社黨的政變，使歐洲又感到戰爭的危險，雖非甚為急迫，卻頗緊張，加以裁軍會議的

失敗，於是形勢更為顯然。而當我們寫這序文的時候，幾經修改的四國公約 (Four-Power Pact) ——以前是叫作羅馬公約 (Pact of Rome) ——正在多次磋商之後，簽字成立。該約原由慕沙里尼 (Signor Mussolini) 發起，然而現在卻大加改正了。因為該約的用意，已非修改和約的工具，至少在目前，是成為法意的協調了。由這新約，於是戰爭危機，乃以稍減，但這是因為德國國社黨的態度有所變更，並不是法意關係趨於和緩之故。還有，最近蘇聯與其鄰國間的不侵犯條約 (Pacts of Non-Aggression) 也使東歐方面戰爭的危機，大為緩和。但是國社黨的謀奪取奧大利，仍進行不息，而波蘭與小協約的恐懼，亦不以四國公約的訂立而消失，因為公約規定，若以彼此協商的手段，且不背國聯盟約的條款，和約是可以修改的。

國社主義，否認一切文明行動與政府的標準，繼續在德國施其暴行，殺害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及猶太人，甚至天主教徒，磨刀霍霍，表示其不惜一戰的情形。國社主義，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所成就一樣，也許真可為解決歐洲事情的一種力量罷。但德國與意大利畢竟不同，意大利的不滿是過度的帝國主義的野心，德國所受的是戰敗的恥辱，他們那種要求復興的滿腔熱望，不是容易能

夠滿足的。況國社主義已把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完全擊毀，且給與歐洲的整個社會主義以一大打擊，現今的新德國，究竟醞釀着何種革命並求報復的勢力，誰能說得定呢？

在本書出版以前，也許還有許多事要發生。國社黨的革命、羅斯福的統制資本主義，這些事情也許要展開新的階段。陶爾斐斯博士（Dr. Dollfuss）也許能在奧大利仍保其政權——誰能說得定呢？日本也許其欲逐逐的，又希望一塊中國或俄國的土地，而俄國偉大的實驗，在這困難的情勢中將怎樣進行，我們也可看到更為清楚了。這些事情，因本書篇幅關係，且擱過一旁；我們的唯一希望，只求讀者對於新發生的事情，能有明白其意義的相當認識。因此之故，在本書中，我們不參加自己的意見，也不使事實有何等的曲解，竭力以求客觀的敘述。

本書所用的地圖，有的為求適用，經過改正，但大多數得謝謝霍來屏君（J. F. Horrabin）因為有了他的地圖，誰還願意用他人的呢？霍君的有些地圖，會附插在韋爾斯（H. G. Wells）的歷史大綱（Outline of History）中，使我們得移用於此，應該對卡色爾公司（Messrs. Cassell）諸君致謝。此外，有的自霍君優美的平民綱要（Plebs Outlines）及平民地圖（Plebs Atlas）中。

轉用得來，我們應該謝謝兩書的出版家。最後像這類的書籍，自知錯誤在所不免。我們希望不致很多，倘其有之，那是我們所覺得很抱歉的，希望能夠加以指示。

G. D. H. Cole

Margaret Cole

於 Hampstead

一九三三年七月

目次

導言

第一部 歐洲簡史

- | | |
|--------------|----|
| 一 何謂歐洲 | 五 |
| 二 查理曼時代的歐洲 | 一七 |
| 三 中古的歐洲 | 二九 |
| 四 自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 | 五五 |
| 五 法國革命與其後 | 八五 |

| | |
|--------------------|------------|
| 六 帝國主義時代 | 一一七 |
| 七 歐洲大戰 | 一四三 |
| 八 戰後的歐洲地圖 | 一四七 |
| 第二部 歐洲列國志 | 一六三 |
| 一 人口與職業 | 一六三 |
| 二 東歐 | 一七五 |
| 三 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 一八七 |
| 四 波蘭 | 二〇五 |
| 五 羅馬尼亞 | 二二五 |
| 六 巴爾幹半島諸國 | 二三五 |
| 七 匈牙利・奧大利・瑞士 | 二六五 |

| | |
|--------------------|------------|
| 八 捷克斯洛伐克 | 二八七 |
| 九 德國 | 二九九 |
| 十 斯坎的納維亞諸國 | 三五九 |
| 十一 比利時與荷蘭 | 三七七 |
| 十二 法國 | 三九一 |
| 十三 西班牙與葡萄牙 | 四一三 |
| 十四 意大利 | 四四三 |
| 十五 英國 | 四五五 |
| 十六 蘇聯 | 四九一 |
| 第三部 歐洲的經濟情況 | 五三三 |
| 一 戰後的經濟情勢 | 五三三 |

| | |
|------------------|-----|
| 二 世界恐慌..... | 五六三 |
| 三 歐洲的農業情況..... | 五八五 |
| 四 歐洲的債務國家..... | 六〇九 |
| 五 歐洲的貨幣問題..... | 六二一 |
| 六 提高物價的建議..... | 六三三 |
| 七 恢復金本位的建議..... | 六四五 |
| 八 歐洲的工業恐慌..... | 六五七 |
| 九 大工業國家..... | 六八一 |
| 十 歐洲貿易的停滯..... | 六九九 |
| 十一 歐洲的工資..... | 七一九 |
| 第四部 歐洲的政治制度..... | 七三七 |

一 歐洲戰後的新憲法 七三二七

二 英國的政治 七六七

三 法國的政治 七八九

四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七九九

五 德國的法西斯主義 八三九

六 俄國的共產主義 八六一

七 歐洲的社會主義 八九三

第五部 歐洲的國際關係 九二五

一 裁減軍備與安全保障 九二五

二 國際聯盟 九八九

三 國際勞工局 一〇四一

第六部 歐洲政治經濟展望 一〇六三

附錄 一一〇三

研究書目 一一〇一

現代歐洲政治經濟

導言

本書之作，正當世界各國的經濟生活，以商業貿易的極度衰落而陷於混亂的時候，各地的人們都在深刻的恐慌中，對其所託命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基礎，發生疑慮。固然，世界恐慌的打擊，其他世界也同樣受到，但大家都承認，歐洲實是最為深刻，而其日常生活所感的不安亦最甚。歐洲向是世界大戰的中心，曾為二十世紀最激動人心的革命的舞台，現在仍是戰爭的恐慌所集中之大陸，是政治與工業實施其新試驗的地方。並且，國家主義的思想雖有復興而繼續稱雄之勢，歐洲到底也是和平與建設的國際主義的新思想漸次生長起來的地方。

但由國際聯盟過去可悲的歷史，我們知道國際主義除了在已有國際知識與國際諒解的地

域，就難以生長。過去數年已充分證明在恐慌的面前，單是理想的國際主義是毫無所用。自世界恐慌以來，各國都欲以純是一國的方法求保其己國的安全，殊不知這樣的結果，不過使世界全體每況愈下，對於實行此種政策的國家，造成不堪設想的反動。如高率的關稅，對於外國貿易的嚴厲制限及國境以外的支付等，至多只能以犧牲他人來達到己國一部分或相當的利益，而對於世界全體，必將使之窮困更甚。並且其在政治上的反響也必很不利，因為國與國間，長處在經濟的恐懼猜疑之中，必不能有政治的協力，使彼此懷信任之心。於是結果，隨着關稅的提高，有軍備的擴張並壓迫的獨裁政治，除了國聯許多無意義的行動外，並有最無意義的裁軍會議。

這其間，失業遍世界，無法阻止。農民以不能出售其生產物，無力購買工業品，於是回復到原始的狀態。工業國家因不能出售其製品，從經濟的危機進於金融的恐慌，而為求預算的平衡，遂不惜用狂妄的「經濟」手段。物價低落了，國際與國內的債務，不論公私的或私人的，因貨幣價值的變動，都成為不堪忍受的負擔。於是關於債務問題，如賠款戰債，以及尋常商業義務，農業抵押，都成了永久紛爭之源。由這種紛爭，使國際關係更以惡化。而在這市場之爭奪中，生活標準日以低落。這個

世界，比之以前，原來是生活手段最稱完備的，然而現今卻陷於異常的貧窮與不必要的災害中。

在這種經濟的緊張情勢中，政府的制度遂失其效力，舊有的議會政治，一天天的失人信仰，爲人所蔑視。人們於是從舊的政黨——從正統的社會主義，從自由主義，從傳統的保守主義，而飛躍到這極端或那極端。這一邊是在廣大的俄國從事實驗的共產主義，正伸其兩手以至亞洲與西歐。那一邊是法西斯主義，在各國表現爲獨特的形式，想重振民族主義的感情，實現其所計劃，而以真正的國際主義爲無用。

這便是本書執筆時的歐洲情形。目的所在，無非希望以對於現今事勢的理解，使人心目中有一種國際的認識，知道何者爲惡，何者爲將來希望之所在。蓋不如此，要想走出現今的困難，必不可。因此，我們可以確說現世界所受的困難，決不屬於某一國家，而是整個世界的毛病，欲求醫治，只有出以世界規模的勇敢的行動。本書對於事實，未免所述太多，這是著者應當告罪的。但對於事實與時勢的敘述，力求客觀，不涉偏見，意在使贊否兩方都各有認識。當然，這是不能使每個人都喜歡的，惟其用意與敘述態度的忠誠，或者不致被斥責罷。